

悦读论语

陈平/著

以历史为参照，
以文化做标本，
读《论语》中的故事，
体味中庸、文、质诸理念。

第三卷 富贵成大路



悦读论语

3

——富贵成大路

陈平 著
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悦读论语. 3, 富贵成大道 / 陈平著. ——北京: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, 2013.1
ISBN 978-7-304-05631-5

I. ①悦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儒家②《论语》—注释
IV. ①B222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21680号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。

悦读论语3——富贵成大道
陈平著

出版·发行: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电话: 营销中心 010-58840200 总编室 010-68182524
网址: <http://www.crtvup.com.cn>
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45 号 邮编: 100039
经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策划编辑: 贾君叶
责任编辑: 刘媛媛

版式设计: 徐小如
责任印制: 李玲

印刷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版本: 2013 年 1 月第 1 版
开本: 787 × 1092 1/32
字数: 192 千字

印数: 1~5000 册
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印张: 10

书号: ISBN 978-7-304-05631-5
定价: 32.80 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本社负责退换)

目 录

第六章	雍也篇	中庸难矣哉	1
第七章	述而篇	谁知易之义	93
第八章	泰伯篇	不可疾之甚	199
第九章	子罕篇	知权中庸意	257

第六章

雍也篇

中庸难矣哉

6.1 子曰：“雍也可使南面。”

孔子说：冉雍，可以出去做官了。

6.2 仲弓问子桑伯子。子曰：“可也简。”仲弓曰：“居敬而行简，以临其民，不亦可乎？居简而行简，无乃大简乎？”子曰：“雍之言然！”

冉雍向孔子请教怎么评价子桑伯子。孔子说：不错，简。

冉雍说：如果居心敬而行事简，以此来治理百姓，不是很好吗？但如果居心粗率行事又简，是不是太简了一些？

孔子说：冉雍说得很对。

孔子所说的“简”，意思是简练，做事不啰唆，有重点。

“居敬行简”，心中存了敬畏之心，做事简练。孔子曾经表扬颜回，说能做到“用之则扬，舍之则藏”的，只有自己和颜回。子路在旁边听了眼热，说：如果你统帅三军，会跟谁一起？孔子说：那些暴虎冯河、死都不知道改悔的家伙，我才不跟他们一起呢。我要跟那些“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”的人一起共事。“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”就是冉雍所讲的居敬。对待工作有敬畏之心，事先谋划周到，再配以简练的行动，直击目标，这就是居敬行简。反之，志大才疏，什么都不瞧在眼里，做事过于自信，马马虎虎，这一类的情况就属于居简行简。

这一章有三点需要留意。第一，本章讲的依然是政事，也就是说，这仍然是对君子的要求。如果我们留意一下就会发现，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谈的道德要求，几乎都不

是针对普通人的。第二，这一章探讨的主旨仍是“敬”，谈得具体而又扼要，居敬该如何，居简又如何，全部谈到了。这是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谈话的一贯风格。第三，要注意几个“简”字的含义和区别。

6.3 哀公问：“弟子孰为好学？”孔子对曰：“有颜回者好学，不迁怒，不贰过。不幸短命死矣，今也则亡，未闻好学者也。”

鲁哀公问孔子：你的弟子中哪个好学？孔子说：有个叫颜回的好学，从不迁怒于人，同样的过错不会犯第二次，却不幸短命死了。现在没了，搞不清哪个比较好学了。

“不迁怒”，即有了问题找自己的原因，不会怨天尤人。这其实就是“君子求诸己”思想的一种表现。

“不贰过”，即不犯同样性质的错误。犯一次错误，就会找寻根源，然后找到解决办法，保证以后不犯同类的错误。

在古人眼里，这两方面是只有好学的人才懂得并能做到的事情。

6.4 子华使于齐，冉子为其母请粟。子曰：“与之釜。”请益。曰：“与之庾。”冉子与之粟五秉。子曰：“赤之适齐也，乘肥马，衣轻裘。吾闻之也：君子周急不继富。”

这一章讲的是孔子派人出使齐国的一个故事。从内容上看，应该是孔子在鲁国当政期间的事情，这时候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时期。我们来看他是怎么处理这些具体的事情的。

子华就是公西华，公西是复姓，他的名字叫赤，子华是他的字。这个人擅长礼仪，孔子派他做使者，说明他在外交方面是有一套的。

公西华做使者走了，冉有替公西华的母亲申请补助。孔子说：给一釜粟。

冉有觉得有点拿不出手，请孔子再给加点。孔子说：那就再给他加一庾。

冉有一看老师这么抠门，就自己做主给了公西华的母亲五秉粟。

粟是指带皮的小米。小米也好，大米也好，不去壳的话，可以延长保质期，这种保存谷物的方法，现在有些农村还在用。釜、庾、秉都是当时的粮食计量单位，一釜在当时是六斗四升，不过当时的斗比较小，一釜只合后来的一斗二升八合（钱穆先生认为古斗大约是今斗的一半，六斗四升合今天的三斗二升）；庾，古斗二斗四升；秉，古

斗十六斗。

斗和升这种器皿我小时候还见过，但现在人们都已经不用它计量了，还是秤杆子实在。

对于冉有的做法孔子不是很满意，他说：公西华到齐国去，车马豪华，衣服华丽。老话说得好，君子周急不继富。

从上面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几点：

（1）古代出使他国的人，公家是要给出差补助的，而补助的数量并不固定，可以根据出使者的家庭情况予以调整。

（2）公西华家里比较阔气。按照礼乐制度的规定，个人享受的待遇由两点决定：第一，你得够那个标准；第二，你得有那个财力置办。

（3）冉有似乎比较滑头，有点拿着别人的东西装好人的嫌疑，但更多还是因为公西华家里比较阔气，他可能感觉那么一点东西拿不出手。这种心态我们也有，给富人送礼，总怕人家瞧不上眼。

（4）正是有了上面的原因，孔子才批评这件事，说君子周急不继富。

“君子周急不继富”是当时的一句俗语。执政者当时有一种义务，看到谁家里过不下去了，有责任提供帮助，特别是春秋断粮的季节，还要专门对大家进行救济。“周急不继富”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标准，因为从一些史料来看，并不是固定给每家多少粮米，而是根据情况，困难的多给，条件稍好点的少给，不困难的不给。

“周急不继富”是孔子思想中的一个闪光点，现在的人们似乎都倒过来用了，给富人送礼倾尽心思，生怕寒酸了被人笑话。他已经很富了，你何必在意你的礼物呢？我认为我们倒是应该多想想我们的穷亲戚们需要什么，别争着去做马屁精。

这一章记载的故事让我们看到，礼乐制度处理起事情来比较务实，但是也比较费心，对执政者的要求比较高。如果真能做到按照家庭条件赈济，确实会得到大众的拥戴；但如果中间干活的人思想觉悟不高，就很容易捣鬼，引起人们的不满。

在人性变得普遍贪婪的时候，这一套就不怎么合适了，这时候倒是平均主义显得合理一些。

6.5 原思为之宰，与之粟九百，辞。子曰：“毋！以与尔邻里乡党乎！”

原思的名字叫原宪，他的字是子思，原思以他的字而名。

原思是做孔子的家宰，在古代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工作，在大夫家里的地位，就相当于国君的卿。

不过家宰跟家宰也不一样，比如冉有曾经做过季氏的家宰，这就比原思牛多了。这就相当于大家都是总理，但有的国家的总理还不如俺们国家一个县长管事多呢！

原思做了孔子的家宰，孔子给他粟九百。到底是九百什么，因为后面没有写单位，所以现在也搞不清楚了。辑录这一条的人当时蛮明白的，当时即使不说单位大家也都知道是九百啥，所以他就省了。他这一省不要紧，算是缺了大德了，弄得俺们现在也搞不清楚给孔子这个级别的人做家宰，可以拿到多少禄米。

不知道归不知道，从这则记载上看，似乎九百粟米并不是一个小数目，因为原思想推辞，从后面孔子的话中可以看出，他推辞不是不要，而是觉得孔子给得多了。

有人将“辞”理解成推辞不要，这种理解是不恰当的，不符合古人的思维。古人虽然讲礼仪，但并不喜欢玩虚的，从一些资料上看，原思家里挺困难的，做家宰又不是帮忙盖房子，帮几天就算了，如果一年到头白给孔子当长工，不要禄米，他家人吃什么？

看到他推辞，孔子说：就这样吧，别推辞了。如果吃不了，可以拿去救济一下你的左邻右舍。

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，“粟九百”确实不是小数目，不但够原宪一家人吃，还可以照顾一下左邻右舍。

《论语》中有许多记载讲的都是制度、做人、古人思想方面的大道理，讲得都非常好，但却不如这样的小故事让人感动，它平淡朴实，让我看到了那个时候的人性，与今天相比，并没有什么差别。

这是我喜欢孔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他温和、慈祥、严厉、宽容又有原则，像一位理想的父亲。

6.6 子谓仲弓，曰：“犁牛之子骍且角，虽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诸？”

孔子谈到冉雍的时候，说：耕牛之子长着红色的毛、齐整的角，就算人们不想用它做牺牲来祭神，难道山神河神会舍得放弃它吗？

“犁牛”指耕牛，“犁牛之子骍且角”的意思是，耕牛生的牛崽，毛色纯正，角象漂亮。古代品相最好的牛首先用来做祭祀的牺牲，献给神或者祖先，其次用来驾车，再其次做耕牛。本章中说的牛角齐整，毛色纯红，就是上等祭祀用牛的标准。像这样的牛，人们不会管生它们的牛是什么样子，品相如何，就会拿它们来做祭祀的牺牲；“虽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诸”是极言之之语，意思是就算人们不想这样做，神灵也不会同意。孔子拿它来作比喻，比喻一个出身低微但自身非常优秀的人，一定会得到社会重用。

出身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力。用一句时髦一点儿的话讲，这叫上帝给每个人的机会是均等的，看你自己能否抓得住它。

因为冉雍出身微贱，家庭条件不是很好，所以孔子在与弟子们一起品评人物的时候，拿骍且角的犁牛之子来比喻冉雍。他这也是鼓励弟子们要努力的意思，用冉雍的故事给大家加油，告诉大家，出身不可作为资本，重在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德行。

从这一章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春秋社会的那个非常重要的特点，虽然是等级社会，但一个人最终在社会中处于什么等级，并不是开始就注定的，起码它由两部分决定：先天的条件和后天的努力。

这就是说，那个时代社会上下层之间呈现的是一种流通的状态。这既为贤人政治提供了佐证，又让人们看到，所谓等级制度并不是处处不平等。任何一个社会，追求人格平等是可以的，但是追求绝对平等必将导致灾难，历史已经对此作出了回应。